

這是一個由我策劃的工作營的說明文章。主要在闡述常民美學的重要，不管從都市、建築，或是文學的角度來看，其實都是一樣的。

一個宣示，一個啟示

1. 一個宣示

我希望這個展覽是一個宣示。

一個對台灣都市過往與未來，朦朧徬徨間，明燈意圖探照的宣示。我把展覽叫做「城市甦醒」。當時在邀請參與者的說明文字是這樣的：工作營團隊須在選定的都市場域範圍內，自行選定空間作為施作基地，以建築或藝術性的手法，對都市環境提出一善意與建設性的喚醒作為。這作為的思考角度，可以是從都市環境、生態、社會、經濟或是其他方向著手，用意是在思索以設計的作為，對台灣社會的都市大環境，提出善意的新視角與觀點。施作程序為：議題思考&都市分析 - 行動 - 民眾參與 - 介入都市 - 喚醒社會意識。

場域最後選定是南台灣屬於熱帶氣候的高雄縣鳳山市興仁里內，一條跨走過典型台灣都市面臨城鄉轉換間，所顯現具有不同都市個性的一個線性連續空間。

參與建築師包括有國外部份的卡薩格蘭實驗室（芬蘭）、喬治·羅維特（英國）、3RW 建築公司（挪威）、塚本由晴與犬吠工作室（日本）、麥可·克羅斯/Wokmedia（英國），以及台灣部份的謝英俊（南投）、劉國滄（台南）、林聖峰（台北）、施工忠吳（台北）。並搭配實踐大學建築系，研究生與大三大四同學共約 70 人，一起參與為期一週（2005/10/9-2005/10/14）的工作營活動。

這一週，不只是我，對其他所有參與的建築師與同學而言，我想都是一趟難忘的建築行旅與經驗。在過程中，因為必須直接面對真實正在運作中的都市生活，有兩個不是平日單純在工作室設計時，所能夠準確意識到的因素，就特別明顯的浮露出來，成為所有參與者無可迴避的挑戰。

第一個因素是真實的都市。當必須在有限的人力、物力與時間條件下，想與一個動態的、複雜的、尺度可以極其巨大的都市環境作對話，而且還意圖對之做出喚醒的動作，就立刻明白我們所面對的對象，其實是一個極其值得尊敬的浩大新迷宮；如何解讀與釐出議題所在，再思索當如何構築作品，相信對所有參與者，都是一次深刻的體驗。

第二個因素是真實的人。過程中所有的思考與動作，都無法避免的必須與真實生存其中的人，立即產生直接的溝通與互動；尤其因為我們在進入這個都市場域時，並沒有獲得任何授權，與承諾擁有任何特定空間的使用權，所有參與者必須透過直接與在地真實使用者的溝通，敘述自己作品的意義，以及為何要選定某空間來施作，取得鄰近與空間直接相關人的同意，才可以進行後續工作。

這同時，就直接檢驗了設計者的作品，與使用者之間依存的關係，是否是真實

而且合理的；也同時在其中挑戰與觸碰到，真實都市的尺度性及其內在的複雜豐富性。

我們持著善意的進入這趟都市的建築之旅，懷著學習與收穫的感恩離開。

本是一個宣示，卻也是一個啟示。

2. 一個啟示

以鳳山興仁里作這樣思索的切入點，也同時在聯想到二十世紀的都市發展，尤其是關於大型都市與小型城市間的對比關係。工業革命後，農業社會的架構逐步瓦解，許多賴以存在的人類生存價值信仰體系，在這過程中也同步瓦解；人類自越來越小的鄉村，湧向越來越大都市的現象，早已經屢見不鮮、司空見慣，甚至是某種現代文明的宿命了，而以高樓作其現代科技圖騰象徵的意涵，以及大系統不斷吞食小系統的模式，也在這過程中被牢牢建立起來。

鳳山就是一個正處在這樣大小系統轉換間的城市。

人口不斷的離棄鄉村進入都市，雖然始於工業革命後資本／勞力關係的新架構需求，但是這樣的新關係，也同時不覺間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，以村莊為供需自足有機體的生產結構體系，原先一個個數千人的村莊，可以承擔掉自己大半的供需與排泄污染問題，也就是類同一個完整的自我食物生態鏈，同時可以擁有生產者、消費者與分解者的完整多重角色，這是與現代超大都市在全球化鏈圈結構裡，角色從多元複合性，不斷被單一化的現象是完全不同的。

也就是說，現代城市與城市間，事實上反而形成了一個超大的食物鏈關係，強勢富裕的城市消費弱勢專事生產的城市，《永續都市》^(註1)一書舉香港於1972年550萬人口時的例子，那時必須每日由廣東輸入一百萬噸水，輸回去825,000噸污水，輸入食物6320噸，輸回去固體廢棄物2310噸，清楚說明城市間上下游食物鏈關係，其實已經普遍存在現今都市的環鏈結構裡了。

超大城市的存在意義，除了歷史的宿命命運外，某方面而言也是在迎合這個世界城市食物鏈的結構需求，以能在這樣的供需體系中，取得類似進化論「適者生存」較優勢的殘酷地位。關於這個，《永續都市》的作者事實上指出，具多樣化小系統的都市（例如：資源使用、運輸或廢棄物處理具備獨立小系統）反而較能因應突發的變化與危機，也就是說單一大系統的都市，在因應瘟疫、食物供需失調、污染等外敵問題時，遠不如由多樣小系統組成的微城市群來得有效果（因其具有自足封閉的能力，與易於作內在系統自我調整的特質）。

這樣以小的自足系統（尋求讓食物、能源、資訊及廢棄物得以不斷循環流動的封閉體系）為出發的都市觀念，前提裡是有著前述對在地居民真實需求的關懷，希望讓都市週遭環境在生產資源及消化廢棄物上，能有一種新陳代謝的有機平衡性出現，並可適當引進商品與服務，以促進在地都市發展出符合地方的替代性競爭產品。

也就是一種尋求能建立自足小系統的微型城市。

這樣的微型城市在另一方面講，也是「適當城市」的意思。也是在目前第三世界都

市盲目發展成超大城市的趨勢裡，反思城市對其居住者的意涵究竟為何，以及上層都市如何得以不剝削下層弱勢城市，弱勢城市又如何得以擺脫食物鏈下層供應者、大量開產自然資源宿命的可能，並尋求都市在生態、社會結構、道德價值等面向的完整自足與互重新位置。

這裡面，當然也有在全球化大趨勢下，現代城市究竟應該何去何從的思索意圖。現代都市在不斷發展擴大成單一大系統的過程中，究竟付出多少生態環境的代價，以及多少原本文化、社會、道德、信仰等內在系統因而瓦解，這一切在與因而換得的某些財富、舒適度相較之下，於人類存在的意義是得是失，也恐怕尚待省思與論斷呢！

都市與建築物究竟要多大才夠大？多小是不算小？多高才夠高？多矮不算矮？真正適當的城市與適當的建築又是甚麼？可能是人類在新世紀裡，可以好好思考的一個問題。

註 1：吳綱立，李麗雪譯（2002）。《永續建築》。台北：六合出版社。Josef Leitmann（1999），《Sustaining cities: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urban design》. McGraw-Hill, Inc.